

当年沈阳的那些老工厂，你还记得吗？

本报记者 刘旭

在沈阳市“失败书店”的咖啡桌上，摆着7期《沈阳图景》画册，画册里的老照片上，厂房、火车头、铝饭盒、机械设备……这些老工厂的标志符号，让记者看得眼花缭乱。“这是沈阳电缆厂，1937年建厂，前身为满洲电线株式会社，2011年拆除；这是沈阳变压器厂，1938年建厂，前身为满洲日立制作所，2009年拆除；这是沈阳鼓风机械厂，1938年建厂，前身为日满钢材株式会社，2007年拆除”……杨树对画册里的工厂故事如数家珍。

一座座厂房相连成片，高大的烟囱屹立在厂区，成百上千的工人涌入工厂的场景在记者脑海中浮现。

工厂没了，我要用影像记录下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为老工业基地，当时的沈阳市铁西区是全国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工业聚集区，在铁西区4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集中了1000余家企业，拥



沈阳机车车辆厂原貌

弦的地方。可是，那些努力和拼搏终归失败，希望之光渐行渐微，最终他们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流里。我记得看到《桃花扇》结尾《秣陵秋》那段“全开锁钥淮阳泗，难整乾坤左史黄”的时候，真的被打动了。历史之所以打动人，让人扼腕无名，悲怆难状，如有块垒，就是在于这整个兴亡荣衰本身，和人在其中抗争，却最终难以抗拒的宿命。

与此相对的是，史诗有时候不靠固定的情感关系给人以心理冲击，比如我们常见的爱情、亲情、友情，但很奇妙，这些关系在《桃花扇》里也有非常充分的表达，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一条线——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线。这对真正意义的“才子佳人”，他们能不能等来最终的团圆呢？我们看到的是李香君出人意料的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从一开始就能带来了各种波折，这一对爱侣，经历了爱情、别离、坚守，甚至是生死，再度重聚，却又因国破

王一舸

在中国的戏曲中，能称得上史诗作品的，是《桃花扇》和《长生殿》两部。但是后者因为侧重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以一般不被提到它的“史诗”性。而《桃花扇》，不但可以称为史诗作品，更能够让人有丰富的感触。

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传奇剧作。

明代起兴盛的传奇剧本，是古代戏曲中的“连续剧”。之前的元杂剧很短，一般四折。可到了明代传奇，却将这个数加上十倍——40折，甚至更多。这就需要故事情节线编来穿去，和现在的连续剧从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明代人一般编个剧，更有固定套路。一般是一对夫妇，一位去赶考，一位在家中照顾公婆（如果没过门的，就是等待着心

全然不同的《桃花扇》

上人），然后分两头说，分成两条线，各自许多命运坎坷，最后大团圆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复杂一点，就把人物关系加倍，一对夫妻变成两对夫妻等等。这是广为人所熟知的事情。

《桃花扇》偏偏不是这样。

《桃花扇》在大线路线上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是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以史可法为中心人物，带起整个南明风云际会的大历史。如果按照相互关系来讲，两条线其实没太多必要联系。可是《桃花扇》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这两条线都写得极动人，尤其是后一条“大时代”线，跌宕起伏，风起云涌。又由于这个悲剧的收场，使整个剧成为迥异于往昔芸芸剧作的一部作品。

我们看这条线的时候，仿佛眼见到史可法、黄得功、左良玉这些历史人物。粉墨戏场，氍毹歌台上，却生生是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挣扎、努力，他们含着微茫不定的希望的挣扎。忽而某些时候，出现转机，这是最动人心

家亡，最终拣选了别离。如果说“大时代线”是背景，是刚性的，那么这条在狂风大浪中生长的情感与命运之线，就多了一缕温情。更显得像一枝倔强的梅花，鲜明在前景的主题位置上，摇曳着自己的冷香。

在《桃花扇》里，这对男女不是在命运情节中被拨弄，然后做出被动选择的“人物”，他们是主动进行了选择，就像李香君的“血染桃花”，和最后选择的离别。

通过这两条线，我们可以感到大历史给我们心灵带来的深深震动，那些人物啊，又在历史中为自己的选择而承担各自命运。这诸般不同，是我看完《桃花扇》最大的感触，复杂，却难于尽说。这也可能是《桃花扇》的最大魅力所在吧。

我们看这条线的时候，仿佛眼见到史可法、黄得功、左良玉这些历史人物。粉墨戏场，氍毹歌台上，却生生是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挣扎、努力，他们含着微茫不定的希望的挣扎。忽而某些时候，出现转机，这是最动人心

感我的一本书
征文

本报讯 近日，孙学丽（鹤蜚）长篇报告文学《大机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大连市文联协办。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发言指出，近年来，文坛缺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少被关注的工业题材，还是曲折盎然的农村题材，都很难真正拨动读者的心弦、触及心灵，究其根本，就是作家的飘浮远观，不能深入、投入地走进去，去探究本质。然而，当今中国，巨变的社会生活为报告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实，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兴盛是世

界的文学潮流。孙学丽抓住了这个机遇。

《大机车》是作家孙学丽（鹤蜚）历时两年多采访创作的，以中国机车工业的优秀代表——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成长、壮大、发展，以及他们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走向世界而不懈奋斗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该书以时间为轴，用大量的数据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大机车历经百年历程，以每一型号的机车研制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涌现出的人物做经纬，描绘了大机车百年历史画卷，历史性地展示了中国机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同时寄予了作者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理性反思以及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行间）

本报讯（记者苏墨）8月24日，在201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行“剑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均为有着横跨数世纪历史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机构，在出版界享有盛誉。双方的合作也由来已久，在文化发展、出版转型的新时期，本着发展并巩固在互信、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优化双方优势和特长的合作目标，为了更好地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版权的高效输出对接，双方展开深度的战略合作。

目前，商务印书馆先后在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与剑桥展开合作，获得剑桥60余种图书的授权。商务印书馆也已经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和《中国救荒史》向剑桥授权。

此次合作，不仅为“汉译名著”的伟大事

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西方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增加一个更为明亮的窗口。双方的战略合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一周书情

精神科有故事
澡堂里有仙女

邓崎凡

《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



[美]劳伦斯·萨斯坎德/帕特里克·菲尔德著
霍文利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环境冲突、企业信誉危机和群体性事件见诸报端。政府、企业乃至明星的公信力受到来自公众的越来越大的冲击。人们为什么愤怒？又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本书中，劳伦斯·萨斯坎德与帕特里克·菲尔德深入研究、总结几十年来历次重大危机公关事件。本书也是麻省理工—哈佛大学公共争议研究项目研究成果，是世界危机调解指南。作者在书中复盘美国历次重大公共危机处理得失，解答人们为什么愤怒，并首倡互利方法应答愤怒公众的六大原则。

《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



[日]奥田英朗著
王维幸译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是作者“精神科的故事”系列第二部，第131届直木奖获奖作品。伊良部综合医院地下室的精神科又来了新患者，不能荡空中秋千的马戏团演员、总想搞点破坏的精神科医生、凶神恶煞的黑社会、趾高气扬的小说家……这一次的病人可都是大有来头，伊良部还能靠着匪夷所思的方法治愈他们吗？这家伙到底是高明还是愚笨？他的应对方法究竟是胡闹还是确有依据？在看似简单的病症背后，其实每位患者都被现代生活的重负所累，伊良部医生以其独特的治疗方法，让患者们轻轻松松地走出去，再度找回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评论认为，这是一本真正可以帮你解忧的书。

《澡堂里的仙女》



[韩]白希那著 明书译
接力出版社

这是一本通过制作玩偶，然后再拍照片制作而成的图画书。该书讲述了一个住在澡堂的神仙婆婆与来洗澡的小女孩小志之间发生的温馨而有趣的故事。通过童话故事的形式，书中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妙幻想。“就像里面的主人公小志一样，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去澡堂。每次跟妈妈一起去洗澡，如果我好好听话，好好搓澡，不哭不闹，妈妈当时也会给我买一个小酸奶。”白希那正是以她童年的记忆和经历为基础创作出来的。该书从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年龄，超越世俗的角度，带领孩子自由穿梭现实与想象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享受冒险，获得安慰，培养丰富的情感，去感受生活的真善美。白希那说，不是因为了解孩子再去创作图画书，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孩子。

“邪学派”画家的画，到底“邪”在哪儿？

上一期谈到，以拾得和尚作画的明代画家张路被归类为“邪学派”画家。“邪学”究竟何指？“邪学派”又有何人？

画史中，并无“邪学派”这样一个绘画门派。张路等人之所以被视作“邪学派”画家，乃是出于后世画论者对其画风的评价。

明代学者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明代画家予以品评，其中写道：“若郑颠仙（郑文林）、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蒋嵩）、张平山（张路）、汪海云（汪肇），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俱无足取。”

高濂对诸人的评价得到了其他论者的认同。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的《蕉窗九录》中有同样的记载。作为当时极具盛名的书画收藏鉴赏家，项元汴的点评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明代另一学者何良俊在《四友斋从说》中也对上述诸人作品嗤之以鼻，讥讽诸人的画作“辱吾之几榻也”。

那么，在明人眼中，何以称作“邪学”呢？高濂的品评已经给出答案——“徒逞狂态”。在鉴赏家看来，诸人画作一味追求恣肆、狂放，而流于草率。《无声诗史》为张路作传，认为其画多“草草而就”；《明画录》称钟钦礼“纵笔粗豪，多乏气韵”；称蒋嵩“行笔粗莽，多逾矩度”。

右图为郑文林《柳荫人物图》，该图以泼墨侧锋，拖泥带水，尽情挥写乱石老柳；以细碎之笔，密点柳叶，疾写杂草。画中人物偏头斜目，举止怪诞，神情诙谐，颠狂之气，跃然画外。

人物形象扭曲乖邪，山水草木行笔粗莽，郑文林的画作“狂态”毕现，被斥为“邪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虽然历史上并无邪学一派，但张路、郑文林等人被视为“画家邪学”，却意味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画派的衰落。究竟此派为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期 柳荫人物图 明 郑文林



图① 小朋友们在活动现场为“敦煌壁画”上色。图②、③、④为《一带一路画敦煌》一书内页 图片由广西科技出版社提供

剑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知识的传播和版权的高效输出对接，双方展开深度的战略合作。

目前，商务印书馆先后在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与剑桥展开合作，获得剑桥60余种图书的授权。商务印书馆也已经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和《中国救荒史》向剑桥授权。

此次合作，不仅为“汉译名著”的伟大事

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西方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增加一个更为明亮的窗口。双方的战略合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